

我的三次亚运记忆



鸿雁

近日,大批迁徙候鸟飞抵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沿海湿地觅食、停留,出现万鸟临海场景。图为两只鸿雁在北戴河区沿海湿地觅食。

近年来,北戴河区持续加大生态修复力度,环境得到有效改善。据介绍,每年有500多种、上千万只候鸟南北迁徙经过北戴河区沿海湿地,还有种类、数量可观的夏候鸟和留鸟在本地繁衍生息。

新华社记者 杨世光 摄

十年一杯酒

霍寿喜

那场饭局,我一如既往,仍是次要人物。这年月,公款招待确实日渐稀少,但民办公请客还是不算少。我们这些小萝卜头,随科长主任等进行安全检查时,总会被留下来“吃工作餐”。

饭局的主人是某民爆公司负责安全的副经理老刘。“刘总,你真是太客气了。”一番推辞后,我们的李科长总算答应留下来了,但条件是要简单一点,“你们民营企业也不容易,有多少管理部门要应付啊!”

说是“工作餐”,其实酒店的档次并不差。一桌菜上齐,主客皆坐定,服务员就挨个斟酒水。李科长是半斤的量,所以不太在乎酒的多少;而我则有“酒精过敏症”,哪怕只喝几滴白酒,皮肤都可能出现红点点。所以,我依旧声明道:“等会儿我开车,酒就免了,我正好酒精过敏。”其实,随行的阿梅正处于备孕期,也能开车。

没想到,刘总看出了端倪,坚定地不让我搞特殊化,“哪有中年男人不喝酒的!开车有美女嘛!”刘总根本不听我的解释,也想好了开车的后路。最后还是李科长说我的酒量确实不行,刘总才同意我喝酸奶,但仍给我斟了一杯白酒。

酒桌上的气氛是很热闹的,李科长和刘总的劝酒能力都特棒,只是喝到我这儿,两位领导都有些扫兴——喝白酒的人似乎都对喝酸奶有点不屑。“不好意思,我真的不能喝白酒。”每喝一次酸奶,我都这样解释一下。酸奶喝了几大杯,但桌上的一杯白酒却纹丝未动。

眼见着一瓶白酒见底了,一直坐在靠门口座位的安全员老张突然站了起来。他也以主人的身份向我敬酒,之前他喝的也是酸奶。“霍主任,我们也喝一杯吧,我胃刚开过刀,一直禁烟禁酒。”老张双手端起酒杯。我有些感动,并强调自己不是什么主任,只是一名安全管理员。

“霍作家,你可能不是什么官儿,但你的名气真的很大,只是名字三个字笔画太多,又是个‘闭口呼’,喊到最后就没有声音了。”老张边说边向我挤眼,并将一杯酒喝干了。刹那间,我的头“嗡”地一声作响,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悸动。“谢谢张师傅,我一定干了这杯酒!”说罢,我双手端起白酒,眉头紧皱,一饮而尽。

在回去的路上,李科长带着批评的口吻问:“那杯白酒,刘总怎么劝,你都不喝,后来为什么跟老张喝了?”我搪塞道:“我是怕浪费了可惜。”

其实,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的:十年前,我在本市日报副刊发表过一篇《趣话我的名字》的千字文,其中写到我的名字笔画太多,又是“闭口呼”,安全员老张显然读过并记住了那篇文章……

钟情于秋天

张扬

不同于花枝招展带来春的信号,不同于一场惊雷宣告夏的来袭,不同于寒风萧瑟显示冬的温度,秋的到来,总是让人不知不觉间惊叹一句:“竟然入秋了!”

温度尚且如往常,衣服也还未增加,空调机“轰隆隆”进行着最后的狂欢,满树绿意依然在风中摇曳。可站在阳光底下,皮肤感受不到炽热,太阳不再耀眼,恍惚中,竟一时分不清这是夏天还是秋日了。

秋高气爽,云淡风轻。像我一样钟情于秋天的人,不在少数,如此想来,萧瑟的秋日,竟多了几分暖意。

犹记少年读书时,学完何其芳先生《秋天》这首诗,我记住了牧羊女,记住了露珠、幽谷、镰刀、瓜果,记住了白霜、小浆、渔船、草野、蟋蟀、溪水。周末放假,我专门拿着纸笔来到河边。但当我看到飘荡的芦苇,荡漾的波纹和泛黄的草丛,竟一个字都写不出,悻悻而去。

沿着河边,回家的路上,须穿过一片小树林。夏天的小树林总有不少人,白天农忙的乡亲,每逢太阳毒辣,便会在此处休息。到了夜晚,这里更热闹。饭后消食的人们拿着手电筒,在树上照来照去,寻觅幼蝉猴,一晚上斩获颇丰。但秋日的小树林,静谧许多,没有人声鼎沸,也没有不知疲倦放声高歌的知了,唯有些许昆虫,在草丛潜伏,不时发出阵阵清脆的虫鸣。

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儿时农村老家的生活,秋夜最好眠,没有冬夜的严寒,没有夏夜的炎热,开着窗,伴着阵阵凉爽的秋风,很快便进入梦乡。有时门外的蟋蟀叫个不停,听着恼人,我披衣起身,出门势要捉住它,心狠时将其置之死地,心软了则将其“驱之别院”。

听到人起床开门,聪明的蟋蟀闭口不言,明明躲在犄角旮旯的草丛里,却无论如何都找不见,待人回去躺下,它们就再次嚣张地叫唤起来。我有时懒得下床,就在一片蟋蟀声的陪伴下,竟也睡着了,而且睡得香甜。

如今睡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,窗外只有汽车的轰鸣声,秋风在发动机的加热下,也不那么凉了,至于许久未闻的蟋蟀,怕是再难听到它们的欢歌。

届盛况空前的亚运会。偶尔我们会开玩笑说,我们都是亚运会的“功臣”呢!

在亚运会开幕之前,组委会积极营造氛围,以期社会关注与重视。其中一项活动是颁发亚运会纪念章。我清晰记得,颁发纪念章时,班主任邓老师还给我们讲解纪念章的内涵。比如A是亚洲的英文首字母,用长城展现此次亚运会在中国举办,长城上的太阳表示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日子越过越好,中国未来一定如初升的太阳红红火火……老师用心讲,我用心听,后来我代表学校去参加语文竞赛,我写的《当我领到亚运会纪念章的时候》获得阅卷老师好评,还被当做范文念给县重点中学的学生听。要知道,我是在典型的山村落后学校上学。我倍受鼓舞,努力学习,在“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霸王”的山村中学,我成了那只猴子,可算出尽了风头。

第二次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。其时我已30多岁,成了一名父亲。经过20年的飞速发展,我国综合国力已显著提高。我定居东

莞,不但有房子、车子、存款,还有自己创业的文化传播类公司。

想起北京亚运会时的经历,我想此次广州亚运会应该也会组织捐款。我创业了,袋子里有些闲钱,打算此次一定多捐款,与全国人民一道办一届更体面、更风光的亚运会。盼星星,盼月亮,不见组织捐款。经打听,才知道,我们国家富了,根本不需要老百姓掏钱办亚运会。捐不了款,那就耐心等亚运会举办,我与家人到时候坐到电视机前,为体育健儿呐喊助威,用另一种形式支持亚运会。

未曾想到,有一天快下班时,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问:“你公司有有能力承接亚运会的宣传海报设计吗?”我说:“可以啊!”要在多如牛毛的广告设计与文化传播公司中脱颖而出,不是容易的事。可我天生不服输,感觉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攀登”。对方发来资料,强调只有两个小时时间来做设计,不行就换公司。我马上组织团队,设计三稿,全被选用。后来,我们又为亚运会设计了工作手册、参会指南、文明指引及精美画册。那时印刷

量很大,动不动就印几万份。亚运会是举世闻名的国际体育赛事,我们这种成立才三年的小公司能为亚运会提供服务,确实让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。我压根没有想到,以前只在电视上才可以看到的亚运会,竟然与我的公司联系在一起了。作为炎黄子孙,我能不开心吗?!

转眼,又是十几年过去,我成了一个中年人。今年,亚运会第三次来到中国,在美丽的杭州举办。有了前面两次亚运会以及北京奥运会、冬奥会的办赛经验,我们此时再举办亚运会,可说如鱼得水。现在举办亚运会,已经不是单纯展示竞技能力或者综合国力,而是告诉世界,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梦在逐步变成现实。

我作为亿万老百姓中的一员,又一次“投身”到亚运会中了。城市如何繁华,场馆如何漂亮,能拿多少奖牌,这些我都不再担心。如今,我正在忙着“抢票”呢,我想在亚运会闭幕时去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的杭州亲眼观看,零距离体验亚运之美……



鸟瞰班公湖

班公湖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西部,湖面平均海拔4200米。它的奇特之处在于,由东向西水中含盐量递增,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墨绿、淡绿和深蓝等不同的颜色。这里碧波荡漾,水草丰美,是名副其实的西陲明珠。

图为班公湖畔的湿地。

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

针尖上的坚守

梁雯艳

我搬到这里已十余年,经常要去街上改衣服做窗帘什么的,一来二去就和香熟络起来。上大学前,家里最后一次请了裁缝来做新衣服,那身淡色的西装,我拍毕业照的时候还在穿。从那以后,家里再没请过裁缝,都是买的成衣。当我听到香的缝纫机响起的时候,那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

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去香那里做衣服,做工和款式都不错,裤子百来块一条。今年我喜欢的波点连衣裙破了,叫香给我仿制了一条,连工带料130元,物美价廉。

香是70后,比我大一岁,马上年过半百。当年她考上了普高,上了一学期就退学了。她的妈妈是裁缝,上世纪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崛起,没多少人学裁缝,香妈收不到合适的徒弟,就想把香拉回来学徒。香也喜欢做裁缝,七八岁的时候,她就会踩着缝纫机给表弟做尿布了。于是她就退学回家学裁缝,这一做就是三十几年。

剪刀、皮尺、木市尺、画粉、熨斗、缝纫机,成了香一辈子的伙伴。做裁缝是一门严苛的手艺,选布料、量体、画线、裁剪、锁边、缝纫、钉扣、熨烫……工序繁多,每一道工序都要熟练地烙刻于心。香这三十几年,就是这样一针一线连起来的。

镇上和香差不多时候做裁缝的师傅早已改行,特别是男裁缝,养家糊口的任务比较重,都陆陆续续地放弃了,选择了更能赚钱的行当。香能坚持至今,还在做这样的手艺人,算是很少见了。

我想,找裁缝做衣服,其实市场也有需求。服装厂生产出来的成衣都是标准版,但还有很多人体型各异,有太胖的,有太瘦的,有斜肩的,有驼背的,不一定能买到合适的服装。在街角巷口,如果能找到一个量身定做的好裁缝,就再也不用愁买不到衣服了。

“哒哒哒哒哒……”缝纫机的针尖上上下下,伴随着香从青春岁月到年过半百,悄悄地守着这条老街。

尽快将考察情况整理成资料,并急切说“要好好研究,好好学习”。

1936年2月,晏阳初重返湖南开展平民教育运动,设立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。1938年至1939年,该校出版书籍《一个学校的总动员》,动员师生下乡办抗战教育。学校积极支持革命活动,图书室不仅有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资本论》《论持久战》等大量的进步书刊,还有《学生任务是学习,求学期间以不参加党派活动为宜》的理由拒绝师生加入国民党组织,却支持共产党建立了中共衡师党支部,由此在学校师生中发现和培养了刘志恩、杨京川等一大批中共党员,并组织动员一批学生奔赴延安、皖南抗日前线。

1940年,为抗战需要和为战后建设培养、储备人才,晏阳初在重庆创办成立了“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”(1945年扩充为“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”)。这所学校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避风港,保护了于再、詹易之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及他们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。作家老舍及夫人胡絮青、社会活动家费孝通、马寅初等均在该院授课、讲座,学院气氛民主自由,很多人将其戏称为“小解放区”。

下,定县党组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。到1931年,定县全县已建有党支部14个,发展共产党员183名。1932年3月12日,中共定县委员会成立。

1937年8月13日,上海保卫战全面打响。8月下旬,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等各党派领袖以及晏阳初、梁漱溟、胡适等社会名流共16人组成国家最高参议会,商议联合抗日。会议期间,晏阳初慷慨陈词:“如欲争取抗战的胜利,而不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训练组织起来,教他们抗战,则又凭什么来保障抗战的战争?”他还多次强调“一个国家的独立、自由,不能依靠国联而要靠自己”“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,才是我们的出路”……

在此期间,晏阳初专程拜访了中共代表周恩来,两人相谈甚欢。晏阳初十分赞同共

产党的主张,强烈呼吁各大政党摒弃前嫌,共同抗日。会谈中,周恩来向晏阳初发出邀请:“目前,我陕北军民也正在大搞农村改革运动,在我们的变工队、识字班,你的‘四大教育’模式,我们正在借鉴。希望晏先生今后有空到陕北来指导。”

晏阳初十分高兴,立即着手前往访问陕北延安的准备工作,但由于他当时正领导湖南等地区民众参加抗日运动,只得先行派出平民教育运动重要成员、定县县长堵述初前往延安。1938年8月,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堵述初,表示共产党愿做平教会的朋友,对晏阳初“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,深致敬佩”,并希望能有“几千几万的优秀干部去参加”平教运动。

晏阳初听后非常高兴,当即指示参访团

期望

黄长江

父亲的发丝
就像冬天的小草
岁月的风
只能越吹越白
再也无法转青
父亲的年龄
只会计算加法
不会运用消减
消减的
只是他拥有的岁月
在我的眼里
父亲浇灌着
几棵茁壮的树苗

门卫赵师傅

郑艳琼

学校的门卫赵师傅,年纪不过三十有七,却顶着一头花白的头发。他爱听音乐,爱看小说,爱骑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梭。

因为工作有联系,我加了他的微信。他的朋友圈每日必发的一定是骑车到某地的打卡,或者一首外国歌曲,都会配上几句或诗意、或哲理的文字。

来这个学校工作时,我正热衷参与本地文人的活动,经常会在朋友圈发一些发表作品、协会动态的信息。一日他发微信给我说,他已写了好几部小说。那一刻我惊讶不已,按捺住激动的心,和他聊起了文学。

他说,他写了十几年了,最开始在一个网站上写,有十几万的阅读量,没什么收益,年岁增长,感觉没什么搞头,不写了。说着,把他以前写的小说链接发给我,我看了说写得很好。他问我当真好吗?好在哪儿?我搜肠刮肚把评论的好词都套在他头上。我想着他肯定嫌弃我敷衍,没想到他很激动,“对,你说对了,我的文字就是这种风格。”

我断断续续在朋友圈晒着我的文章,他经常会在下面评论哪句写得好,哪些不行。

每次进出校门,我经常无话找话跟他说,写起来,哪怕就是流水账,千万不要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弄丢了。

不记得什么时候起,他会把一些文字发给我,说是“刚刚新鲜出炉的”。我揶揄他,“你不是搁笔了嘛,怎么又写起来了?”“因为你的鼓励,我觉得不能放弃。说真的,要不是认识你,我想我此生再不会写了。”

我想,在这个繁忙而复杂的世界中,总有一个和別人不太一样的门卫赵师傅。

晏阳初的红色印记

苗勇

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教育70余年,被誉为“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”,与陶行知先生并称“南陶北晏”。

1926年,晏阳初将他所创建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(以下简称“平教会”)迁至河北定县(今河北省定州市),带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,“走出象牙塔,跨进泥巴墙”,开展了举世闻名的“定县试验”。通过开展文艺、卫生、生计、公民“四大教育”和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自卫、卫生、礼俗“六大建设”,开启民智,培育“新民”。

当时,定县试验区涌入大量中共党员开展革命活动。在晏阳初“定县试验”的掩护